

最迎收到一電子郵件有關退休的好處。例如，退休的時間有如一個長 coffee break。再回校上課，缺課沒有家長管。這是人退休後說的話。想多年前，剛入社會工作，還沒有投入工作，便開始恐懼當年紀大，退出工作後怎樣生活。退休或離開工作，充滿被年青一代淘汰，而絕對不是期望早日能有個長 coffee break 來臨的感覺。數年前在台北公幹，一友人請我去南寮海邊吃海鮮。因吃飯多會飲酒，這友人請他兒子作車夫從台北開車去南寮。車途中，問及我何日退休。我說及我還有能力去做甚至年輕的工程人員不能做的工作。所以只要有機會，我會繼續做我專業的事。後來在晚飯時，這朋友的兒子突然說，他在車上聽到我的話，令他很慚愧。他只是三十來歲，只是想著賺多點錢，便退休。我的話使他想到，難道他一生便是天天去球場嗎？他以後要好好去想他該做些甚麼事。多年沒有再見到他，不知他每天在打球，還是在忙著在做事。忙碌了十多年去研發光碟機的讀取頭，期望能協助台灣及中國的光碟機生產商擺脫要向日本購買讀取頭的控制。這工作在九一一後的經濟不景氣下結束了。但在籌募資金的過程中，認識一間製作雷射包裝膜的公司。這四十多歲公司的創始人早年在美國讀博士學位時，閱讀過我三十多年前發表的研究結果。他邀請我在美國為他的公司成立一研究室去建立些新科技。本想有二十多年歷史的雷射包裝紙，而今已是一低科技行業，那有研發新技術的空間。那知我還能將這公司的技術創出一新局面。我除了做專業的研發外，也不用為經費操心。除了去台灣公幹，在美國公司裡，生活也有類似退休的優遊自在。

人生本應有一計劃，回顧過去，除了投考入大學，其他有如職業上的決策，供兒女去大學，退休的儲蓄都是在忙碌的生活裡碰撞出來。很少聽人說，當退休後有一宏圖大計要做些甚麼事。最近多友人退休，我也開始去思考怎樣去培養我喜愛做的事。沒想到在越南嶺南讀書時的課外活動，給了我兩個可以終生不斷追求的事。初一那年，嶺南辦了一系列的課外活動。其中一個是提琴，馮翰高老師剛從法國回來，替嶺南買了一批小提琴，一個大提琴和一個低音大提琴。當輪到我時，餘下的只是大提琴。結果在初中學了三年大提琴。當時買下的大提琴，現有點破爛，但仍保存在家裡。在七零年代又學了六年多鋼琴。近年來又投入唱歌。去年更參加了黃河大合唱的演出。因而加入了知音合唱團，又任了副團長。為了協助團友練歌，我用一軟體將歌的音樂打入電腦。團友可以跟電腦播出的音樂來練唱。更可錄入 CD，在車上聽。

合唱的練習及合唱團的工作，已是目前的生活情趣，亦是以後退休生活的重點，要真正進入正確的歌唱狀態，是一長遠的追求。

初中時選擇了提琴後，我又想選書法，因不能有兩選科，教授書法的容老師答應在早上體操前教我們書法。在嶺南時我是宿生，容老師也是住在校內，結果有半年時間，早上五時起來，跟容老師學書法。去年惠翠說我應再在書法上下些功夫，當我和九十歲的母親提及這事，她說廿多年前當她走難來美後，超塵法師送給了她文房四寶，讓她可以以書法去消磨在美國困在家裡的時間。這麼多年一直沒有用，因我要練書法，她把那些東西找出來給了我。一條大墨已裂開成幾段，宣紙都變黃了，一束集大莊羊毫筆，一塊青崗石造的硯石，在拿到我母親的文房四寶前，我已在唐人街買了筆墨來練書法。筆是狼毫，寫時手的感覺有用掃把，首次用集大莊羊毫筆，感覺柔而不能用力。現在習慣了，寫出的字有骨有肉的感覺，而不像狼毫那樣硬生生了。小時在越南用的毛筆都是香港的集大莊製的。年初回港，查問集大莊何在，一如梁蘇記，集大莊也被時代淘汰了。這是很可惜的。去年在黃山旅行，在胡開文墨廠裡買了一支狼毫筆，價錢不便宜，但不時脫毛，而這廿多年前的集大莊筆卻一毛不脫。我亦在旅行時買了硯石，但母親不亮眼的青崗石硯石，磨墨也是不錯。一旦找到怎樣用筆尖的毛去書寫的樂趣，每天不執筆便若有所失了。

退休是一種心態，主要不要和時間競爭，但也要珍惜時間。這怎麼說呢？一向我都在意守時，而惠翠則總是慢數拍的，心總是焦急的等待。現在一如寫字，心平氣靜，順著筆毛去完成，也不要和親人爭取自己個人的時間。女孫要看她的電視節目，自己看的球賽新聞節目暫停。年青時還不願為子女這樣做呢！珍惜時間便是珍惜和親人朋友相處的時光。忙碌工作時，有藉口不和子女見面。退休後應和兒女更親近，能和孫們親近不但與他們熟識，而且也因而增加對子女的了解。一般人退休的享受是旅遊，拍下一大堆照片，如能在照片裡面記錄著與親人及朋友的歡樂時光，這便是人生的真享受了。在電視看到一綜藝節目訪問李敖，李敖現七十一歲，現任台灣立法委員，過去以寫胡適傳記出名，寫了許多書，也坐過牢。主持人問他最快樂的是甚麼，他說：『早上起來發覺我是我，那是我感到最快樂的』。年青人的困擾，便是不知道我是誰。人生走到退休這階段，我們也應以我是我的快樂心態去期望著每一天的來臨！